

# 闽人与海

张胜友

中华上古奇书《山海经》载：“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日闽中山在海中。”文字洗练而充满了神秘的想象。

今天，我们已经无从知晓这样一座隐没于沧海的奇域，在当时是什么样子，它为什么“在海中”，其横亘于西北的山脉，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受到海洋律动的不竭的水影响极深的地方。

拨开历史的迷雾，探访古老的痕迹，在福建畵山博物馆，我们看到了远古人们出海谋生的证物——独木舟。它展现了我们祖先与海洋对话的智慧与力量。

令人惊讶的是，在南太平洋的复活节岛，造独木舟的技术被完整地传承了下来。这是一个向往自由、四海为家的族群。我们看到，东至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西跨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北抵台湾海峡西岸的福建，南达新西兰，在这片广袤海域的诸多岛屿上，居住着被称为“南岛语族”的族群，该族群约有3亿人口。

或许是在6000年前，或许是更加久远，南岛语族离开大陆，乘独木舟于海上，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前行，借助季风，不断向太平洋深处漂流，落地生根，开枝散叶……人类的足迹并不因大自然恶劣而却步，更不因自身简陋的条件而望洋兴叹。

## 独特的海洋文明

这样一群无惧无畏的耕海者，他们从哪里来？

学术界一般认为，南岛语族的最早发源地应该是在福建、台湾、浙江南部、广东这么一个以中国东南沿海为主体的区域内，在这个区域内福建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或者说是一个中心地位。

这并非天方夜谭。闽文化区恰好位于世界上最大的陆地板块和世界上最大的大洋板块的交界。夏季，受西南季风影响，船只沿海峡东侧可直接流入东海，进入太平洋；冬季，受东北季风的影响，船只又可很轻易地驶往南海，远涉印度洋沿岸。

在远古时代，闽族先民即用无数的生命换取了对海洋律动的了解与发现，并掌握了这些洋流的规律。

距今3000多年的漳州东山门屿太阳纹岩画遗迹，形象反映出闽族先民最原始的航海本能。太阳是航海的重要定位天象。古闽人在与海洋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步学会利用星辰、洋流进行远距离航海。也许，从南岛语族最早的海滨迁徙中，便植下了闽文化、闽商海洋性基因。

海洋对于古闽人而言，并非是天堑和险境，而是迈向另一个新世界的通途。万里海疆，烟淡水云阔；雪浪云淘，无际且无垠。

在海洋的怀抱里，是无尽的宝藏和机遇。而上苍将她赐给了一个蜕变于大海的族群，海洋的无穷能量浸润着这个族群的心脏和脉搏。

这种生存空间的相对独立性使闽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海洋文明——并在与其他文明的互动中保有了自己的文化形态。

梁启超曾慨叹曰：“吾研究中华民族，最难解者无过福建人。其骨骼肤色似皆与诸夏有别，然与荆、吴、苗、蛮、羌诸组都不类。”

让梁启超困惑的“福建人”其实是三种不同的族群不断融合的结果：原住民、入闽汉人、海上来的其他族群。他们不仅构成了古闽人最重要的生理遗传，且拥有



福建厦门市珍珠湾，父女俩在海滩上玩耍 视觉中国

共同的精神气质：对自己处境的不满，他们总觉得生命中有一种躁动的力量。

## 妈祖与“福船”

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闯出一片天地的福建人，逐渐将自己的勇气和智慧演变成一种信仰，关键时刻，他们笃信这份信仰能助其转危为安，无所不能，于是妈祖诞生了。

今天，在东南沿海、台湾岛这些海洋文化影响较深的区域，妈祖娘娘过生日，可是一年一度的大喜事。特别是在台湾，各地妈祖庙都会将庙内由祖庙分灵出来的妈祖神像，带回娘家过火，所有绕境的过程都要遵循古制，每个祭祀的礼节都要严格遵循传统，甚至起驾、回驾的分秒过程，还必须掷筊向妈祖请示。之后，台湾各地妈祖庙的妈祖还将前往福建莆田妈祖祖庙过火，这才算是真正回到了娘家。

闽人的“海神妈祖”是一位温和的长辈女性形象。

闽商航海贸易首先是为了家人的幸福生活。这是人性最为朴实的诉求，最符合中华文化传统中以“孝”为中心的家庭伦理道德。当闽商在海上遇到风险的时候，有什么比慈母般的守护神更至诚至爱的呢？这种文化寄托使得妈祖形象具有了被建构到儒家文化中的重要因素，也使妈祖迅速地被全球华人所共同信仰与顶礼膜拜。

远在菲律宾塔老镇一座古老的天主教教堂内，供奉着一尊被菲律宾信徒称为凯萨赛圣母的神像；同时，闽籍华人却一直视她为妈祖娘娘，使得这尊神像罕见地兼具了圣母玛利亚和妈祖娘娘的双重身份。

同一尊神像，承载着不同的文化与信仰，这集中代表了闽商与世界各国人民的融合相处之道。

2009年9月30日，妈祖信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妈祖精神所象征的，是闽商在与不

同文明的族群交往过程中体现出的和平互惠模式——无疑，这也是今天全世界都可以分享的精神财富！

征服海洋，闽人需要信仰，需要精神上的慰藉，于是他们塑造了妈祖，妈祖成为他们灵魂深处最强大的依仗。

征服海洋，还需要在大海横行无阻的利器，可以不惧风浪，可以行走得更遥远的地方，于是他们创制了“福船”。

“福船”因原产地在福建而得名。

在中西方海洋文明的历史较量中，福船绝非单纯的以大取胜，在技术方面，其精细到毫厘的科学方法，早已领先于世界。

有了通达四海的大船，闽商从中国最繁忙的港口出发，沿着固定的航线，远涉世界各地，传播华夏之邦五千年的文明成果。

## 开放包容的气质

自古以来，福建就是中国从海上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

福州、泉州、漳州、厦门为最著名的四大港口。它们既是中国与世界联络的枢纽，又是中国率先进入全球化的桥头堡。

遥想当年刺桐港船舶相连，泉州城内“夷夏杂处，权豪比居”，“船通他国，风顺便，食息行数百里，珍珠、玳瑁、犀象、丹砂水银、沉檀等，稀奇难得之

宝，其至如委。巨商大贾，摩肩接踵，相刃于道”……该是怎样一片繁华景象啊！

《明史》记载：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锡兰国王派王子出使中国，船队抵达人称东方第一大港的泉州。王子从泉州富美渡口登岸时，满城盛开的刺桐花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给王子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不料此后，锡兰国发生变故，王子世利巴交喇惹回国无望，乐得定居泉州，并取“世”字为姓，世代繁衍。

令人吃惊的是，他们中有的人以通事为业，也就是当翻译；后来有的人读书考举人；再后来，泉州浓郁的国际商业贸易氛围使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最终也成了闽商。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世家便完全融入华夏文明中。

有一间工艺品店的主人叫许世吟娥，她便是人们寻访已久的锡兰王子后裔，也是一位闽商。

2002年6月，斯里兰卡政府向许世吟娥发出了访问邀请，许世吟娥终于回到了她祖先生生活的土地。斯里兰卡人民以最高的礼仪欢迎她的到来。一位政府部长致辞说：欢迎公主回家。

今天，泉州著名的丁、郭、蒲三大姓氏均为阿拉伯人的后裔。

星星点点的墓碑透露出那个时代泉州向全球开放的文明信息。

一方墓碑上的“蕃客墓”三个字，显然出自初学汉字的阿拉伯侨民之手。这个因碑文残缺而不知姓名的阿拉伯人，当上了永春县的知县。这个取潘为姓的阿拉伯穆斯林，还当了军官“总领”。而这块碑文写着“艾哈玛德家庭母亲的城市”，则寄托着这位外国侨民对刺桐这块土地深切的情感。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外国侨民和本地人的相处非常融洽，这是最难能可贵的。特别是在世界的今天，“9·11”之后，美国的学术界甚至政治界，流行所谓文明的冲突……泉州人有资格给予他们更多的启示和教导。

煌煌历史这样书写：大海为证，拓海贸易，追风踏浪，高贾云集——鲜明地凸显出福建作为中国海洋门户独特的人文景观……

（张胜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主任；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出版《穿越历史隧道的中国》等散文、报告文学集20部，撰写《历史的抉择——小平南巡》等电影、电视政论片40多部；荣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冰心散文奖。）



张胜友 郭红松绘

# 拜访白洋淀

韩峰

第一次看到白洋淀三个字，是在40多年前的书上，书中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我，铭刻在我的脑海，成了我的向往。

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有机会到“白洋淀雁翎队纪念馆”参观学习，我的向往终于成了现实。

抵达安新县城已近午夜，翌日早餐后，我们乘游艇向纪念馆驶去。极目远望，碧水浩淼，波光粼粼；芦苇丛丛，荷叶漫漫；游船悠悠，水鸟翩跹。不远处，有村庄安详坐落水中；一位头戴草帽的打渔人摇着小渔船，跃入水中的七八只鱼鹰翻腾出一片洁白浪花，遥望着那郁郁葱葱的丛丛芦苇和漫漫荷叶，想象着抗日烽火中芦花荡、荷花淀里的硝烟。我仿佛看到了雁翎队矫健的身影，仿佛看到了孙犁老前辈及徐光耀老作家笔下的小兵张嘎和袁静、孔厥《新儿女英雄传》中的牛大水与杨小梅……

步入纪念馆的一个个展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献资料和雁翎队曾经使用的小木船、猎枪、大抬杆等实物相继映入眼帘，运用声光电等现代化艺术手段，再现了雁翎队英勇顽强、机智灵活打击日寇的战斗场面，生动传神，将人们的思绪带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

这支抗日队伍的武器装备十分可怜，但他们唱着“鱼儿，游开吧，我们的船要去作战了。雁啊，飞走吧，我们的枪要去射杀敌人了”的歌，摇起小木船，在千顷芦苇荡万亩荷花淀铺开了打击侵略者的战场。

白洋淀是保定至天津间的水上交通重要枢纽，特别是保定通往北平的铁路线被抗日军民切断后，白洋淀这条水路的价值更加凸显。雁翎队员们凭着熟悉的地理环境，凭着得天独厚的芦苇屏障，凭着浪里白条的好水性，更凭着一颗保家卫国的赤胆忠心和不屈不挠的不可战胜的民族精神，出没在敌人运送物资的航线上。他们或头顶荷叶乔装，或嘴衔苇管潜伏隐蔽在芦苇丛中，或用水草缠绕敌船的螺旋桨，或用粗铁丝在水下拦截敌船……用土枪土炮有力打击着配备着轻重机关枪等先进装备的侵略者。



今日白洋淀 视觉中国

惶惶不可终日的日本军队屡屡受挫，于1941年的春天，从天津等地调集了多艘马力大、速度快、火力强的汽艇汽船，妄图一举消灭雁翎队。可是，雁翎队有方圆数十里密密匝匝挺拔吐翠的芦苇作掩护，有丰富的水上游击战经验，侵略者最终对他们无可奈何。

步入展馆，回到现实，阳光正媚，镶嵌在华北平原的这颗明珠，又闪耀在我的眼前。这是一颗养育了抗日队伍的明珠，一颗经过抗日烽火洗礼的明珠，一颗为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贡献的明珠！

# 古道时光

李维丽

这是我走过的最安静的路，古树，古茶，古庙，古道，沿途没有遇到一个人。安静是位于中国西南的盐马古道的另一种姿态。

山顶的树其实不高，山顶的草其实也不茂盛，就连盛开着杜鹃花的树也只是矮矮的。大块的岩石在山顶上耸立着，形态万千，又大气磅礴，任何生物在它面前都显得那样渺小。盐马古道，就绵延在这样的山间。阳光照在路上，全都是光阴；雨点落在路上，全都是故事。

早在1000多年前，这条路是热闹的。那时，总是出现在这条走夷方路上的是一个个马帮。马锅头带领着三五个赶马汉子，穿着布底鞋，头戴黑包头，身穿羊皮褂，每个人的身前是几匹马，马背上驮着

盐，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换取物资。也许要十天半月才能回来，也许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折返。这些赶马汉子大多跟一个马帮很长时间了，跟这个马锅头也很长时间，彼此有了感情，也有了默契。

快到夏天，“漕涧梁子”山顶的风很大，呼啸地吹来，吹皱了这里的岩石，吹乱了额前的发丝。想着前人走过的路，向着远处的大山眺望，这便是云龙。它地处横断山南端澜沧江纵谷区，横断山两大山脉云岭、怒山和怒江、澜沧江由北向南穿过。横断山脉的险山恶水依然挡不住前人对外贸易、交流的步伐，延伸着一条逐渐被森林淹没、被柏油马路代替的千年古道——盐马古道，它无声地讲述了千百年来云龙与外地物资贸易往来的故事，讲述着

先哲思想的萌发和传播，它就是云龙最长的物资贸易通道、文化传播要道。

这段从漕涧梁子的大雪坪到漕涧古镇的通道，是盐马古道西到腾冲、缅甸的一段。看得出来，平时很少有人走，两边的枯叶堆成小小的山坡。小小的马蹄，承载着南来北往的希望和重荷。无数匹马，无数次地走过那块坚硬无比的石头，渐渐形成了深深的痕迹。看着小小的蹄印，它渗透着马匹一生最好的时光，这个小小的蹄印，多么平凡而伟大，也渗透着赶马汉子多少的汗水和爱，对于这份爱没有人能比过赶马汉子，特别是那个被叫作马锅头的汉子，从一个帅气逼人、潇洒的青年，到两鬓斑白的老者，马锅头用他的智慧、勇敢带领马队，冲破黑暗的笼罩、阴雨的连绵，过来一份生活，把这些马蹄印串联起来，就是马锅头的一生。

那时的赶马人顺着山的梁子行走，遇河搭桥，遇地势险峻垫石头，这是人类对自然生存的本能。石头大多铺在地势险峻的路段，当时的赶马人想必是因为担心马上了坡下不了坑，特意搬来石头垫路，只是谁都不曾想过，这些坚硬的石头一垫就垫了千年，在岁月的长河里看日月星辰，看悲欢离合。后来马帮走得多了，这些石头渐渐少了棱角，慢慢变得光滑、温暖。

在没有马帮往来以后，马蹄印和古树、杜鹃花、鸟儿、星星、月亮对话，和细雨、时令、露珠对话，偶尔有放牧的人，和牧人对话，那是多幸福的事。

在喧嚣的都市里，要想做一个安安静静的人多难啊，可坐在古道上的日子，做这样一个人一点儿也不难，真的一点儿不难。

上图：盐马古道上的诺邓古村 来自网络

# 礼仪之地更应有礼仪

王童



曲阜孔庙 来自网络

曲阜是孔子故里，礼仪之地，天纵之圣，让人到此仰日月而望星辰。在曲阜火车站候车大厅里立着孔子木雕像，站外东广场立着著名雕塑家吴为山创意设计的孔子青铜铸身。

雕像中孔子的神态同历史博物馆当年纷争移走的如出一辙。相互映照的是这座塑像的底座都镌刻着孔子纳八方贤客的名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是孔子的，也是代表国人的，更是曲阜仁义礼智信垂

范之地的名片。四海宾朋，天南海北来到此地，多有一种朝拜景仰之心。

但是，我怀着朝圣之心来到曲阜，一出火车站，便让当地的出租车司机败坏了心情。

在来的高铁上，友人便详尽介绍从火车站打出租车到目的地5分钟的路程，顶多10元钱。

在站口停车场，我看到两辆出租车，司机嫌要去的地方太远，挑活不去。于是，我找到车场管车的人，

他电话联系了一通说：要去要30多元。问：为何这么贵？答：都如此。

这短暂的交流，已让人心生不快。我拉着行李箱走出站外，只见一长串出租车在等待拉客，招呼过一辆，几经争辩，司机看我道行，5元钱把我拉到了目的地。

在目的地，陆续赶来的同路人则相继被宰，如我一样，从火车站打车至此，有花20元的，有花30元的。当地老者告知，这些都是黑出租。

出租车宰客，不规范服务，虽是一小事，但小见大，却让来客产生了恶劣的第一印象，有损于礼仪之地的形象。

机场、火车站是一个城市的名片，但愿曲阜能从治理站前黑出租车做起，以小见大，无愧于孔子故里的品牌。



读者来信

